

重松清 长篇小说

流星旅行车

〔日〕重松清 著 木阳译



流星ワゴン

文匯出版社

流星旅行车

〔日〕重松清 著 木 阳 译

流星ワゴン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星旅行车 / [日] 重松清著; 木阳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741-513-8

I. 流... II. ①重... ②木... III. 长篇小说—日本—当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5412 号

图字: 09-2009-387

Ryuusei Wagon

© Shigematsu Kiyoshi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流星旅行车

著 者 / [日] 重松清

译 者 / 木 阳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5 1/16

字 数 / 255 千

印 张 / 20.5

印 数 / 1-10000

ISBN 978-7-80741-513-8

定价: 29.80 元

有一位既愚蠢又可悲的父亲。

那件事发生在 5 年之前。

一则刊登在报纸社会版上豆腐块儿大小的新闻。

题目是《全家首次驾车出游，悲剧发生》——一个三口之家开着旅行车出游，经过信州的高原^①时，因为车速过快，无法及时转弯，结果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母亲虽然保住性命，但是父亲与儿子都当场死亡。据说当时负责驾车的父亲，刚刚在一个星期之前领到驾照，而发生车祸的车子则在出事的前一天才刚刚购买。

这种琐碎的悲剧新闻，通常在早晨看完报纸后就会随之忘却，但却莫名地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最初，我还笑着说：“怎么有这样的父亲呢？”但是合上报纸，却感觉到有些悲哀。

出事故的这一家人，家庭组成与家庭成员的年龄几乎和我家一模一样。

当时，我 33 岁，我的妻子美代子和我同岁，独生子广树当时 8 岁，读小学二年级。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家的黄金时代。

那时的我，说不定也正处于我人生的黄金时代。

* * * *

车祸中丧生的那位父亲叫做桥本义明，他的儿子叫做健太。

^① 信州，即长野县。长野县古称信浓，所以通常被称为信州。长野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地区，境内高山林立，有“日本屋脊”之称。此处高原指蓼科高原。

桥本先生和健太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还是5年前发生车祸时的模样。看来，在他们两人所处的时空中，时间是永远停滞的。

桥本先生给我解释时用河流和小舟来打比方。他说，浮在河面上的小舟，从上游顺流而下，逐渐流向大海——这是正常人所经历的时间。而桥本先生和健太的小舟，因为5年前的事故，而失事搁浅在河流中间，无法驶向大海，当然也无法逆流而上。既无法浮出河面，也无法沉入河底，只能在原地打转。只是在偶然的机缘下，与一些迷途闯入他们搁浅的地方的小舟巧遇。

我们不停地开车兜风，那是一段无法计算天数、无法以常理理解的奇妙行程。

桥本先生开着旅行车，以滑翔的速度奔驰在夜间的道路上。

“放到现在，就绝不会再出那种愚蠢的车祸了。”

桥本先生的语气中流露着些许懊恼。

* * * *

在行程中，我问了桥本先生一件事。

“为什么会选择我呢？”

桥本先生笑着回答道：“因为你有寻死的念头。”

“对于那种事，我们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啊！”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健太似乎很开心地说道。

* * * *

希望今夜就能死去。

如果你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建议你不妨在所居住的城市里，

等最后一班电车开走，再在电车站前稍稍等待，要是你看到了一部酒红色的老款奥德赛^①，希望你能稍作停留。

如果桥本父子喜欢你——似乎决定权由健太掌握，车子便会静静地驶来，停在你的身边。

副驾驶座的车窗摇下，探出头来的少年便是健太。

“你迟到了！”健太应该会这样对你说。

车门的自动锁解除。

“快点上车吧！我们一直都在等你呢！”

健太虽然有点拽拽的，但却是个活泼开朗的男孩。

你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拉开车门，这不是出于你的自愿，而是受到了某种特殊力量的召唤。

当你坐进三排座位中的第二排，关上车门，车子就会开始发动。

你最好别问会去哪里，因为问了也没有用，健太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只会露出恶作剧般的笑脸。而桥本先生则沉默不语，猛踩油门加速行驶。至于你，则既不会感觉不可思议，也不会感到害怕恐惧。不对，你甚至不会想到不可思议这样的感觉。

不久，车窗外会渐渐亮起来。

等你回过神来，你已经身处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一个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和我一样。

^① 本田出产的一个汽车品牌。

1

那个晚上，我感到疲惫不堪。

甚至没有力气去下决心寻死。我身上散发着微微的酒气，坐在摇摇晃晃的末班电车上，心神恍惚地浮想联翩。

如果就这么死了的话，也没有什么。

我鼻子中传出了一阵冷冷的笑声。望着车窗上自己的影子，我从心底感到了无生趣。没有想到自己也变成了会发出那种笑声的人，一阵惆怅之情油然而生，鼻子中不禁又再度传出同样的笑声。

到达羽田机场^①时，已经快晚上九点了。我乘坐单轨电车在滨松站下车，顺便光顾了一下附近还在营业的烧烤店。之后，我要乘山手线^②去新宿^③，转乘私铁^④之前，先到这小吃店中喝了几杯。

直到刚才，由于微醺，我一直打着瞌睡。虽然不到 10 分钟的短时间，我却睡得十分沉，仿佛掉进了黑暗的无底洞之中。

要是能够这样长睡不醒，不知道该有多好。星期天晚上，在末

① 羽田机场，即东京国际机场。

② 山手线环绕东京都运行，从东京都港区的品川站驶起，全长 20.6 千米，经过 30 个车站。

③ 新宿，东京 23 个特别区之一，位于东京西侧，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最著名的繁华商业区。

④ 日本的铁路根据经营者的不同分为私铁和 JR 线两种。

班电车空荡荡的座位上气绝身亡，也未尝不是好事一桩。如果说心中没有任何遗憾或是眷恋，那是撒谎。但是，要是能够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人世，也许反而是一种幸福。

电车在每个站停靠，让寥寥无几的乘客上下车，慢慢地开往我居住的城区。走出车站之后，我必须沿一处陡峭的坡道走 15 分钟才能到家，白天工作剩余的那一丝力气，走过这个坡道时便会彻底消失。

或许，每次走进家门时说着“我回来了”的我，不过是一副空壳。我懒得去思考那些艰深的问题。我想的，只是家人的笑脸，迟来的晚餐，洗个热水澡，然后上床睡觉。至于其他多余的事情，我一概不想理会。“我无所谓。”“你决定好了。”我不知道自己对美代子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话，我甚至连想都不必想，这样的话就会脱口而出。

结果，现在，报应终于来了……我轻轻地闭上双眼，不让自己再胡思乱想下去。

一旦开始反思，或是开始感到后悔，就会没完没了。况且我早就过了那个阶段。现在，不管我再说什么，再想什么，都已于事无补。

既没有梦想，也没有希望。

记不得这是小时候听过的歌，还是小故事或漫画中的台词。经过年复一年的疲劳，我的双臂只要稍稍转动就会隐隐作痛。医生说，这是四十肩提前到来。总之，我的肩膀疲倦得仿佛在承担着千斤重担，但却没有办法摆脱。

电车下一站就会到达我居住的城区。

“其实，就算死了，也无所谓。”我抱着双臂，用叹息的语气说道。

我已经疲倦不堪，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心中喃喃自语，听到的回答却是一个威胁恐吓的声音：“想死就去死啊！少在那里废话了！”

离站之后，电车车速逐渐变快，街上灯火阑珊。用不了多久，电车就要经过多摩川^①上的铁桥，然后，气温会骤降，车窗上也许会蒙上一层白白的雾气。现在，已经是深秋时节了。今天，医生告诉我，家乡的父亲也许活不到年底了。

我当天返回故乡。这半年来，每个月我大概都要回去两三次。刚开始，利用周末回家去住一晚。但是，在空空荡荡的家中与母亲四目相对，心情实在太过沉重，因此最近到医院探过病后，我便直接返回东京。

每次回家，都会发现父亲的身体又衰弱了一些。夏天去探病的时候，父亲还能在母亲和看护的帮助下直起身子坐在病床上，但是今天，他从头到尾一直都躺在床上，用深陷的眼窝茫然地盯着天花板。

即使没有把病情告诉父亲本人，但是他肯定也早已有所察觉。父亲患的是癌症，而且已经从肺部扩散到胰脏、肾脏和肝脏，甚至脑部也开始受到影响。医生说，如果病人的背部和头部疼得非常厉害的话，就会考虑给他注射吗啡。

5月的时候，父亲开始住院，当时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癌症晚期，恐怕活不过夏天。

然而，父亲却平安地度过了夏天。他本来就是一个严于律己和待人的人。身体的日益衰弱，让他感到焦虑，整个人也变得更加孤僻，动辄就大发脾气。好几名看护都被他辞退，甚至从旁照顾的母亲和妹妹智子都受到影响。半年以来，他就这样苟延残喘。

父亲的生命力让医生叹为观止。母亲也赞叹地说道：“因为你爸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而比我小3岁的妹妹智子，则模仿父亲的样子笑着说道：“我这样有魄力的人，怎么可以死在这种地方？”的确，

① 日本的一条一级河川，流经东京中心部至西部。

父亲今年才 63 岁，他心里面一定还有很多想做或者非做不可的事情。

父亲的成功是白手起家打拼来的。他从土木建筑开始，进而拥有了许多公司。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他最专注的事业就是放高利贷——也就是开地下钱庄。

有些时候，父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有些时候，不管做什么，他都一败涂地。有些公司确实让他暴发，但也有些公司，父亲不过是个挂名的董事长而已，实际经营权由别人掌握。自从泡沫经济破灭后，父亲的事业便一路下滑。按照智子的说法：“都是哥哥你不肯继承家业，爸爸才突然间苍老了很多。”

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不过自从上中学之后，我几乎就没有和父亲单独说过话。

父亲把女婿——智子的丈夫伸之——当成是他事业的继承人。60 大寿之后，他就把事业转交给伸之打理。伸之 35 岁上下，毕业自京都大学法学院，曾经在贸易公司供职，他的表现优异，远远超过父亲的预期。父亲做起事来向来勇往直前，横冲直撞，而伸之则个性相对保守，善于守成，最适合帮助大龄公司度过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的不景气。父亲也非常信任他，对他的期望越来越大，甚至向当地国会议员介绍时，会说：“这是我的儿子。”

而现在，伸之竟然被禁止来病房探视。

不知道是因为癌细胞扩散到脑部的关系，还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从夏天开始，父亲便突然变得疑心很重，甚至常常用憎恨的眼神瞪着周围的亲人。有时候他疑神疑鬼，到了不正常的地步。看护像照顾亲人般照顾他，却被他当做小偷辞退。他也认不出来担任了公司二十几年秘书长的西山先生，还对西山先生破口大骂，逼得对方辞职。

甚至，对一向信赖的伸之，上个月开始，他评价为：“那个家

伙是想篡夺我的公司。”伸之来探病，他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把头扭到一边，看也不看一眼。据说他还曾经想拿装开水的鸭嘴壶砸伸之，虽然他早就没有那个力气了。

而对于我，父亲完全没有说过什么。我来探病，他既没有流露出开心，也没有表示出不高兴。我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那感觉，与其说是去探病，还不如说是去扫墓。我只是茫然地注视着父亲一点一点地死去。

初秋的时候，智子曾经提议让我用轮椅推着父亲到医院的中庭散步。当时，父亲和我只说了两三句话，而且都不着边际。而我说的几句话也都无关痛痒，类似“波斯菊开得很漂亮”或者“今天海面很平静”之类的。原本应该推着父亲沿着中庭走上一圈才对，但是我却只走了半圈，从中间的小路穿了回来。我们一回到病房，母亲和智子似乎就流露出些许失望，笑声十分无力。那一天，是父亲最后一次走出病房。

不知道父亲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

躺在病床上，只能吃流食、打点滴，大小便也得依赖母亲和妹妹照顾。都这样子了，为什么非活下去不可呢？

父亲会主动对我说话的时候，基本都是我差不多准备走的时候。今天，也是一如往常。

“你有努力工作吗？”父亲用沙哑虚弱的声音问道，“要趁年轻力壮，好好努力工作啊！”他下巴上没有刮的白色胡须微微颤动。

说得也对。我淡淡地微笑着作为回答。

“美代子和广树他们还好吧？”

“他们都很好。”

“代我问候他们。”

“好……我知道了。”

当我准备从折叠椅上站起身来的时候，父亲向母亲喊了一声“喂”，然后将目光瞥向床边的柜子。这也是惯例。夏天的时候，父亲还可以自己走到那里拉开柜子的抽屉。仲秋时节，他还能够用手指指示。但现在只能用目光示意。这远比医生给我们看的那些数据、图表或胸透的X光片，更清楚地说明父亲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

母亲从抽屉中拿出一个咖啡色的信封，封面印着“丸忠综合实业”的字样。父亲的名字叫做忠雄，把忠字用一个圆圈圈起来，就是他的公司的徽章。

信封上还写着“车资”两个字。里面装着5张一万日元的纸币。扣掉我往返的机票费和租车的费用，还会剩下很多。

我默默地收下，把信封放进夹克内的口袋里，然后便开始手足无措，我只得草草告别，离开病房。

我坐进停在停车场的车子，稍微闭目凝神，然后发动引擎。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将心中的愧疚之情也随之吐出。

难道父亲没有丝毫怀疑吗？这半年来，美代子和广树一直都没有来探望过他。今后也不会——恐怕，连他的葬礼都不会出席了。

我的家庭已经彻底崩溃，恐怕再无法破镜重圆。如果没有父亲给我的“车资”，我甚至无法返乡。说句老实话，我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返乡，其实是为了扣除“车资”之后剩下的那部分余额。

7月，我就失业了。裁员以中老年人员为对象，我尚未意识到自己已步入中老年，但是却已名列其中。虽然有半年的就业缓冲期，可以领取半额工资，但是半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我的新工作却完全没有着落。我在招聘类的网站上不断地投递履历表，但是却始终没有收到面试的通知。

因此，从医院回程的这段路上，我十分粗野地开着车，心里既

不想回东京，也不想留在故乡。我只想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是哪里却无所谓。我甚至连闯好几次红灯，心中还在痛恨乡下的车流量太少。

一走下建在水渠下方的车站月台，一股寒意便从脚底蹿起，让人浑身战栗。

我伫立在原地，注视着电车在开车铃响后驶离，消失在黑暗之中，然后才慢慢挪动脚步。通常这个时候，通往出口的自动扶梯已经停运。长长的楼梯，真是长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

穿过出口，映入眼帘的站前圆形广场空旷无人，甚至连一部等待客人的出租车都没有。时间已经是星期二的凌晨时分了。

唯一还亮着灯的地方，是车站前面的便利店。这个时候，店门口半个人影也没有。隔着玻璃窗望去，店内也冷冷清清。我买了一小瓶威士忌和两个饭团。年轻的店员告诉价钱时面无表情。我钱包内的零钱不够，只得从夹克口袋中掏出那个装有“车资”的信封。

“不好意思，我只有一万日元的大钞……”

店员一言不发，冷冷地将那张钞票装进收银机中。我看着，感觉心中隐隐作痛。

我提着塑胶袋又回到站前广场，坐在公车候车亭的长椅上。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啃起饭团来。车站的灯光已经熄灭，只有几盏路灯照着圆形广场。

没有加装消音器的摩托车声音从远处传来，有人正急速地催动着油门。

这时，我突然间想到，要是碰上那些专门袭击中老年人的暴徒，我不是肯定一命呜呼吗？但是，我心中没有一丝恐惧，反而感觉那样也无所谓。我抬起头望着夜空，将口中的饭团吞咽下去。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要杀就杀吧！反正我无所谓。我真的已

经疲倦不堪，既没有梦想，也没有希望，就算死了，也无所谓。

我又喝了一口威士忌，这次如同牛饮。之后，忍不住地叹了口气，望着广场。

突然间，我发现，对着中央草坪的位置，停着一部汽车，是一部旅行车——酒红色的奥德赛。车前灯没有开，但是引擎却没有熄灭。并不像刚刚停在那里的，似乎已经停了好一阵子。可是，我分明刚从车子旁边的广场经过，难道是我看花了眼？不对！刚刚从那个位置，可以看到公车站牌的……

当我正感觉奇怪的时候，那部奥德赛缓缓地开动了。

难道里面有人？

当我更加困惑的时候，那部奥德赛停在了公车站前。

副驾驶座的车窗摇下。

一个小男孩探出头来，微笑着对我说道：“你迟到了。”

我可以隐约听到汽车自动锁解除的声音。

“快上来吧！我们一直在等你。”

这就是我和桥本父子相遇的过程。

2

车里面很暖和，但不是那种让人脸孔发热但脚底却依然冰冷的汽车暖气，而是一种柔和、温馨的暖意。

我坐在第二排的座位上，刚一关上车门，奥德赛便缓缓开动。几乎听不到汽车引擎的声音，连启动前进时车子都非常平稳，仿佛百货公司顶楼的电瓶车一样。桥本先生手握方向盘，打出往左的转向灯，脸上是一副理应如此的表情。我没有说一句话。尽管我的头脑并非一片空白，但是却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思考。我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做些什么，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个样子。威士忌和饭团到哪里去了呢？一切都没想明白，我说话有点儿结结巴巴。

桥本先生看起来比我年轻一些，大约刚过 30 岁的样子，身材消瘦，头发稀疏，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后脑勺上的头皮。

健太的年纪看来应该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样子，留着小平头，后面的头发却留得很长，这种发型好几年前在小男孩中流行。

还是听不到汽车引擎的声音。比起故乡父亲所开的 Celsior，这款奥德赛安静很多。只有车窗外不断掠过的风景，提示着现在的车速正在不断地提高。

第一个交通灯是绿灯。下一个也是绿灯。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几乎全是绿灯。前方，看不到别的车，也看不到迎面而来的车。甚

至也感觉不到轮胎接触的地面，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禁感到一阵颤抖。我不会是醉倒睡在长椅上在做梦吧？我准备从车座位上起身，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健太转过头来对我说道：“我们得在天亮前，赶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什么？”

“叔叔，你想去哪里呢？”

我满脸茫然，不知所措。桥本先生直视着前方对我说：“你乡下的父亲，大概只剩下四五天了。虽然他支撑了很久，但是现在大限将至了。”

我向前探着身子，问道：“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也许我喝得有点儿多了，所以记不得了，我们是不是住在同一栋楼？还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啊？”

健太大声笑了起来。桥本先生也耸了耸肩，露出一副“被你打败了”的表情。

“叔叔，刚才你不是很想死吗？”

听到健太这么说，桥本先生立刻纠正道：“不是不是，他想的是哪怕死了也无所谓，对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桥本先生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正因为妻子和儿子的事情而心烦。”

“说真的，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啊？”

“没有，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我眼前的这两个人的确有形体，而且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我试着咬了自己的嘴唇一下，很疼。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不过对于我们的事情，叔叔可不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啊。”健太说道。

“没错。”桥本先生也点了点头。